

# 古诗教学中学生审美想象力的培养

吴学敏

**内容提要**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由于古诗形式短小,语言高度精炼,学生不易理解,因而在教学中应该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力,对其意象特征作出准确判断,并依此展开想象,以体会其“象外之象”与“味外之旨”。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学 古诗 审美想象

古诗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骄傲。教好这些内容,是我们语文教师的神圣责任。古诗形式短小,语言高度精炼,学生不易理解,因而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究竟如何教学,才能使学好这部分内容呢?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力。这是因为:第一,古诗具有特殊的句法规律,省略多,跳跃性大,欣赏时需要借助一定的想象予以组接、补充,才能形成完整而具体的画面。第二,诗贵含蓄,在艺术表现上讲究以少总多,以小寓大,虚实相生,具有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这些只有通过想象才能体会到。第三,古诗多用比兴、象征手法。此类诗大都有一定的寓意,若要真实准确地把握之,也需要有丰富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在古诗欣赏中如何展开想象要依据诗的意象特征而定。也就是说,诗的意象特征不同,想象的方式也应有别。一般说来,诗歌意象的特征表现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诗中意象反映完整而具体事物的多属一时一地的山水诗。教学这类古诗,教师可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来唤起学生类似的记忆表象,使学生在有关表象的回忆中形成想象的情景。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教师用生动的语言把诗的画面描绘出来:远远看去,只见阳光四射,香炉峰紫色的云雾缭绕。瀑布从峡谷上迅疾下泻,犹如九天之外的银河决堤一般。学生尽管没有到过庐山,但一经教师描绘,却可以想象到他自己曾经观赏过的瀑布,如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张家界的鸳鸯瀑、吉首德夯的流沙瀑等。虽然不同地方的瀑布在特点是不同的,但水流飞泻的壮观气势基本相同,因而学生可以根据教师的描述,对记忆中有关瀑布的表象进行加工组合,形成想象中的新形象。这种想象方式的心理根据是巴甫洛夫的暂时神经联系理论,即想象是过去经验中已经形成的那些暂时联系进行新的组合过程。这说明学生已有的经验是产生想象的基础,学生只要具备对象的表象储存,就不难形成审美想象。

(二)诗的意象不是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抽象的、概括性的。我们不知道诗中写的究竟是什么时空下的情景,但又总觉得是在哪里见过,体验过。教学这类古诗,仅用语言的描述,显然是不能调动起学生的想象力的,正确的做法是启发学生先将诗中抽象的、概括性的意象个别化、具体

化,然后再将它们组合成新的完整的画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想象过程。且看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中“人”“夜”“月”“鸟”诸意象未加任何限定词语,是抽象的、概括性的,是一种类化了的意象。此类意象在诗中仅作为一种符号供读者认识,并进而分化为具体的形象。例如这“人”,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是诗人自己抑或其他什么人?读者可以任意想象分化。可以看成是自己,也可以看成是别人,抑或一切与之发生共鸣的人。总之,读者的想象越丰富,对意象的分化则愈加丰富具体。虽然不同的读者在想象上可能千差万别,但只要将分化的各意象联系起来,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不同的读者就能感受大体一致的内在意蕴。这种境异而意同的想象效果,从审美对象看,在于格式塔心理学派所说的那种“格式塔的变调性”,即不管知觉到的力的图式差别多大,只要它们的基本结构有一致性,就可以唤起大体相同的情感体验。从审美主体看,虽然不同的读者的经验有异,并有着广阔的想象自由,但这种自由想象不是脱离诗本体的无意想象,而是基于诗的意象的再造想象,所能引起的情感体验在大体上是相同的。

(三)诗的意象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全体,而是其中的局部。这类诗多见于叙事诗。教学时应启发学生进行补充或扩展性想象。如欣赏杜甫《石壕吏》诗,就需要如此想象。诗里写县吏抓兵,老妪被迫服役的情景。从老妪开门周旋,与县吏据理相争到最后被迫服役这个过程中,作者所见所闻是很多的,但作者只挑选老妪的陈词来写,其余则作为空白处理了。有意思的是,那些未写的东西我们不仅不觉得少,反而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得到它们。我们仿佛看到了县吏如狼似虎的横蛮形象,看到了儿媳孙子的惊吓之状,等等。显然,这是由于我们根据诗中局部情景补充、扩展想象的结果。老妪的哭诉只是“有吏夜捉人”的整个过程中的局部情节,但由于它是整个场景中具有代表性的局部,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指向着它们原来联系着却未被写入诗中的情节。它象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我们的想象去拥抱那些省略了但却存在着的情节。如老妇“致词”共十三句,多次换韵,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又如诗中只写“老翁逾墙走”而未写他是否回家;只写“如闻泣幽咽”,未写泣者是谁;只写老妇“请从吏夜归”,未写她是否被带走。但我们从“独与老翁别”一句想象开去,就会完全明白:老翁已经归家,老妇已被带走,那位吞声饮泣、不敢放声痛哭的自然是那个“出入无完裙”的年轻媳妇了。这种从局部想象到整体,从基本情节想象到其中细节的欣赏过程是符合人的心理特点的。完形心理学派认为,当不完全的形呈现于眼前时,会引起视觉中一种强烈追求完整的倾向,即会激起一股将它补充或恢复到它应有的完整状态的冲动力。

(四)诗的意象具有寓意,其本意不在描写的事物,而在与之相似或相近的人物、思想、感情等等。对于这类诗,要启发学生把诗中强调的形象的特征和人生、社会联系起来想象。例如陈子昂《感遇》(其二),共八句,前半赞美兰若秀丽芬芳,后半转而感叹其芳华零落。诗人本意是什么呢?教师可启发学生由物及人去想象,这样写与作者有何关系,寄予了作者怎样的感受?这样学生就会由兰若芳华零落,想到人的年华流逝,从而深切体会到诗中的深远寄意。古诗中的那些题为《咏怀》、《感遇》的作品,多数是有寓意的。在这些诗里,取作象征的意象,相当广泛,而寄寓的内容多半是人生政治的感慨,如阮籍《咏怀》中“西方有佳人”一首,以不能与佳人交接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忧伤;张九龄《感遇》中“江南有丹桔”一首,以丹桔经冬不凋,表现自己坚贞的品格;李商隐《无题》诗中,以失意的爱情表现自己失意沉沦的身世遭遇等等。诸如此类,都只有根据诗中形象的特征由此及彼、由物及人去联想和想象,才能真实地把握诗的形象所蕴含的情意。

以上论述表明,只要对古诗的意象特征作出准确判断,并依此展开想象,就能真切体会到诗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但是,由于想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人的一定知识、经验基础上的产物,因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除了要掌握上述想象的方式方法外,还要重视如下几点:

(一)知识经验的准备。文学欣赏中的想象,作为一种审美心理过程,它是欣赏者新旧知识、经验按照一定的目的重新组合的过程。人的知识领域的大小,生活经验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想象水平的高低。例如,我们欣赏柳宗元的《江雪》诗,如果不了解写作背景、诗人生平的有关知识,就很难想象到诗中垂钓孤舟的渔翁形象所寄寓的情思;如果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关于杨柳的经验,欣赏贺知章的《咏柳》,又怎能想象到它那婀娜多姿的情韵?可见,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是进行想象的基础。教师应通过种种途径,如文字介绍、图片、影视、参观、游览、调查等,丰富学生的有关知识和经验。这样,学生进行想象时就有所本,而不至于为无米之炊了。

(二)解释学生不懂的词语。学生只有在认识了诗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发挥想象,才能形成合于诗情的审美意象。因此,教师为学生解释不懂的词语很有必要。一般说来,这样一些词语需要解释:1. 古今含义不同的词语。如李白《夜宿山寺》中“危楼高百尺”的“危”,王昌龄《出塞》中“但使龙城飞将在”的“但”,白居易《暮江吟》中“可怜九月初三夜”的“可怜”等。这些词古今意义不同,如果学生从今义去理解,由此而生出的想象就会不可思议。2. 用法特殊的词语。如孟浩然《宿建德江》中“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两句,诗中“低”是比树低的意思,“近”是更接近人的意思;王安石《夜泊瓜州》“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是“使……绿”的意思。如果学生不了解这些词语在诗中的特殊用法,那么对诗句的理解就会有困难,自然也就无法引起有关想象了。3. 意念上模糊的词语。如陈陶《陇西行》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中“是”就是一个意念模糊的词语。“是”从字面上看是表示肯定,从诗意看是表示否定,丧身胡尘的“无定河边骨”在他们亲人妻子的眼里仍然是人,在普通人的眼中却不是人而是一堆白骨。可见,“是”不完全肯定,而是在肯定中暗含着否定。字面上的肯定,是为了引出更强烈的否定。当然,这种意念模糊不是含混不清,而是一种模糊美,是全诗的悲剧特征之所在。如果学生对此不认识,单从肯定方面去理解,其想象显然是有悖诗的旨意的。

(三)引导学生深入体验诗的内在意蕴。诗歌欣赏,仅仅根据诗的描述再现出事物的形象,而不由表及里深入挖掘审美对象的内在意蕴,想象是不可能深刻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审美创造。文学作品的意蕴有情思和性格两个方面。在诗歌艺术中,主要指情思。欣赏者在想象过程中对诗的意蕴深入体验的结果,便是审美意象的形成。如李白的《朝发白帝城》,即使从来没有到过长江三峡的人,也可以根据诗中的描述和自己头脑中旧有古城、丛山、峡谷、激流、轻舟、猿声等表象经验,经过重新组合,构成长江三峡的新形象。这一长江三峡的新形象就是审美意象。这时,作为欣赏者审美意象的三峡形象,已不完全是原诗所描绘的样子,其中已渗入了欣赏者独特的理解和创造。因此,审美意象实际就是欣赏者的主观想象所创造的意识化的新形象。

我们应怎样由表及里、深入体验诗的内在意蕴呢?欣赏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不可能离开一定的语言载体而存在,诗歌亦然。这种蕴于诗内而形于诗外的语言载体,就是所谓“诗眼”,它是欣赏者审美体验进程中的路标。在一首诗中可以是一个词语,也可以是一个句子。我们欣赏这些古诗时,只要抓住这些词语或句子琢磨深究,就能在欣赏过程中准确深入地体验到诗的意蕴,从而使审美想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